

開學還是不開學？

家裏兩個小朋友所在的國際學校，正常情況下是一月十一日開學。然而，基於德國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在封鎖好多周以後並沒有太明顯的好轉。於是，到底開不開學，學生返不返校，成為了家長們之間最「熱門」的話題。



柏林漫言
余逾

經過聖誕和新年的連續放假，公共部門大都一月初恢復運轉。政府部門之間要作反覆的商議和討論，然後國家部門和聯邦政府之間也需要相互達成基本一致的封鎖政策，才能公布一個最終決定。而學校到底開不開學，是分歧最大的一個議題。

一方面，家庭部和教育部認為小孩的感染症狀輕，甚至大都是無症狀感染，於是感染傳播率也低，保障兒童教育已刻不容緩；另一方面，衛生部認為德國感染率太高，離降到「每七日每十萬人感染不超過五十人」這個目標還差之甚遠，現在「解封」幾乎會斷送前面所有的努力；再者，經濟部門也代替無數在家工作的員工吐苦水，小孩在家幾乎沒有辦法辦公，更不用提高效辦公了。

這個時候，學生家長群裏，也「熱鬧非凡」。

一部分家長希望趕緊開學，家裏熊孩子管不住了，快返學校吧！另一部分家長憂心忡忡，疫情還如此嚴重，怎麼能開學？就算是開學他們也不送小孩去，太危險了！除了擔心疫情，還有來自美國的家長抱怨說網課質量太差，但有歐洲其他國家的家長並不認同，說比很多其他國家和學校已經好太多了，這位美國媽媽

毫不客氣地說，可能我們來自硅谷，標準不一樣。

然而，群裏還有一部分完全不說話的家長。後來聽兒子和他的好哥們兒聊才知道，他們有的在瑞士滑雪，有的在葡萄牙逛街，有的在馬耳他曬太陽，有的在沙特探親……都享受着這延長的假期，根本不參與討論，也懶操心陰冷的柏林開不開學。反正都是網課，等着什麼時候「官宣」了小孩需要返校了，再回去也來得及。

我看着這些討論，覺得還挺有意思。這個國際學校的家長除了一小半是德國人，還有來自世界幾十個國家的家庭。在群裏大家都說英語，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部分家長都有豐富的世界旅居經歷，光從說話的語氣和習慣很難看出國籍。有緊張的家長，擔憂各種各樣一個接一個的問題；也有淡定的，怎樣都行，無所謂。

不管怎樣，返校日期待定，網課已經是安排上了。從周一開始，我們家兩個小朋友一人戴個耳麥抱着筆記本電腦開始上課，像兩個小大人兒上班一樣，一本正經記着筆記，討論着「重要問題」，定鬧鐘「開會」。在我們家，這一切都相當和諧，我很滿意地在梳化上看着他們。不返校，也挺好。

這時，電話響了，是柏林的閩密：「救命啊！我們家雞飛狗跳，這幼兒園小朋友怎麼上網課啊？」

看來，開不開學，還真是個難題。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拜登總統的就職典禮在寒風中舉行，整個過程很沉悶，就連一襲紅裙出場領唱美國國歌的Lady Gaga，也沒有給電視機前的觀眾帶來半點娛樂性，不止一個朋友說當晚看直播睡着了。當然，政界特別是國際領袖的觀感不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話最直接：「四年的漫長歲月結束了」，她是代表歐盟為特朗普下台而歡呼，對拜登上台充滿期待。但特退拜來是否能讓國際政治「恢復正常」，可能言之尚早，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已不再是特朗普之前的美國。

美國總統四年一任，白宮每四年就舉辦一次總統就職典禮，這是美國向全世界傳播其政治軟實力的重要戲碼，但拜登就任美國第四十六任總統的典禮，明顯令人覺得有些湊合勉強，甚至有點沉重。逾二千四百萬美國人確診新冠病毒，令這次就職典禮蒙上巨大陰影，在前一天，拜登和賀錦麗在林肯紀念堂前出席儀式，悼念被新冠病毒奪去生命的四十萬美國亡魂。直播現場所見，沒有以往大批民眾載歌載舞歡呼慶祝的場面，只有為數不多的嘉賓在寒風瑟瑟中相互打招呼的笑臉，有奧巴馬和克林頓兩位民主黨的前總統，還有共和黨的前總統小布什和剛卸任副總統的彭斯，有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當然，沒有特朗普。最新消息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給拜登留下一封措詞「寬宏大量」的信，但拜登拒絕透露這封信的內容。

其實，拜登就職典禮的特別之處不在於看到什麼，而在沒有看到什麼。卸任總統特朗普打破慣例不出席典禮，令象徵權力和平交接的新舊總統同框的鏡頭不再出現，亦令拜登在演講中呼籲「美國團結」顯得蒼白無力。事實上，本次總統換屆已

拜登面對政治動盪的美國



◀因應疫情，拜登的就職典禮上以「旗海」代替觀禮的民眾。
路透社

經很難稱得上和平交接。特朗普到最後離開白宮時也沒有承認自己大選落敗，更無半句祝賀拜登勝選。兩個星期前，成千上萬特朗普支持者響應特朗普呼籲，從全國各地趕到華盛頓，聚集國會大廈前抗議大選不公，之後大批憤怒的示威者衝進國會大肆破壞搗亂，騷亂過程導致五人死亡。暴力衝擊國會事件，改寫了美國一百多年來總統換屆權力和平交接的歷史。網上充斥各種煽動武力攻擊的暴戾言論，當局大為緊張，軍方高層罕有譴責暴力，十名前防長破天荒聯名警告軍方必須嚴守中立，華盛頓上周已進入緊急狀態，當局調派萬計國民警衛隊全副武裝進入首都戒備，更在典禮開始前解除十多名警衛軍的保安工作，確保典禮順利進行。

就職典禮結束了，拜登進入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四年總統生涯正式開始，但特朗普留給他的不僅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個政治動盪的美國。投票給特朗普的七千多萬選民，可能有相當一部分人仍然不承認拜登的合法性，而是認為他「偷竊」了屬於特朗普的大位。與其說拜登最大難題是收拾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倒不如說他要時時面對這顆政治上的計時炸彈，未來四

年，拜登政府任何一項決策，都可能引爆這個炸彈。

在國際上，特朗普四年留下一個幾乎沒有朋友只有敵人、被孤立的美國，拜登在就職演講表示要「修復我們的同盟，並再次與世界互動」，作為行動回應，拜登簽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馮德萊恩舒了一口氣，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國際關係都能重返四年前，包括美國和歐洲盟友的關係，更包括中美關係。被拜登提名為國務卿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出席參院聽證會時，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威脅，並認同特朗普對華強硬態度，他表示，比起採取關稅和出口禁令抗衡中國競爭，拜登政府希望將重點在增強國內實力，並重新接觸亞太等地盟友構建統一陣線，包括與印度加深合作，繼續加強印太關係，應對中國影響力提升。可以肯定一點，拜登上台後中美不可能回到特朗普之前，未來四年中美較量仍是主軸，美國會繼續用各種手段對華施壓，但拜登應該不像特朗普毫無底線毫無誠信，至於中美能否借助白宮換主人時機，變成避免中美跌落「修昔底德陷阱」的契機，仍有待觀察。

名碑臨習指要之《宣示表》《力命表》

鍾繇（一五一一年至二三〇年），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三國時曹魏著名書法家、政治家。官至太傅，位列三公。師法曹喜、蔡邕、劉德升等人。博採眾長，兼善各體，後世尊為「楷書鼻祖」，與書聖王羲之並稱「鍾王」。南朝庾肩吾評為「上品之上」，唐朝張懷瓘在《書斷》評為「神品」，梁武帝蕭衍譽道「勢巧形密，勝於自運」。

《宣示表》，南齊王僧虔《論書》：「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藏衣帶中，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王修，字敬仁），敬仁死，其母見修平生所愛，遂以入棺。」從此真跡不傳於世，只有刻本。一般論者都認為是根據王羲之臨本摹刻，始見於宋《淳化閣帖》，共十八行。此帖點

畫道勁而顯樸茂，字體寬博而多扁方。

《力命表》也是鍾繇五表之一，章奏體。鍾繇墨跡今已無存，此亦為後世摹刻，小楷八行。見於《偽星鳳樓》、《潑墨齋》等叢帖中。《快雪堂帖》刻本中作：「傳為王羲之臨本」。書法古雅研美，是著名小楷法帖之一。

我用朱絲欄六尺水紋紙來臨二

表，先臨的《宣示表》字距茂密，寫完一看，後面還空出許多，就加了《力命表》。二表章法迥異，一緊一鬆，不顯呆板。臨鍾繇的字，既要全神貫注，也得心平氣和。一絲不苟，慢慢寫來，一派質樸渾厚、恬淡安詳的氣象自然而生。

▶ 本文作者臨《宣示表》《力命表》。
作者供圖



藝苑草
鄭廣義

憶何達

最近，由於參加《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九》的編寫工作，再次讀到了何達先生的詩作：

《送蕭紅》
……
送一個遠行的人，
到一個使她快樂的地方，
送一個體弱的人，
到一個醫治療養的地方。
送一個寂寞的人，
到一個充滿溫暖的地方；
送一個有才華的人，
到一個施展身手的地方。
我以為會有鮮花、美酒，
我以為會有笑語盈盈，
我以為會有歡聲、有鼓掌，
有紅綢彩旗在空中招展。
我以為我可以看見，
我一向喜歡的作家；
我以為我可以向她，
表示一下我的敬仰。
二十年前，她站在遠遠的台上，
穿一條藍色的裙子朗誦詩篇；
會場大，人又多，她聲音小，
我在後面瞪大眼睛也聽不見。
我以為今天可以和她握一下手，
我以為今天可以看清她的臉；
在我心中我想好了幾句詩，
有機會我要對她唸一唸。
沒有陽光，也沒有下雨，
這樣的天氣正適合旅行，
要是我能一路坐在她的身邊，
聽一聽她講她自己的作品。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身體將恢復健康，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作品將源源不斷。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將回到她的故鄉；
她用血淚刻畫過的生死場，
將是她謳歌讚美的對象。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會寫許多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筆將給我們無窮的快感。
她的筆，她的心，她的靈感，
她的經驗，她的愛，她的希望，
她的敏銳的感覺毫無疑問地，
會把新人新事寫得閃閃發光。
我抱着滿腔的熱誠，
滿心的笑，滿腦子的幻想，
來到了掛着布條的，
香港文藝界公祭蕭紅的會場……

何達先生的詩作，一如以往，充滿了想像，充滿了感情，漸漸地把我帶進了那久遠的記憶之中去。

我第一次見到何達先生的時候，是在電視的屏幕上。那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剛剛啟動改革開放的大門，何達被邀請回內地，在北京的春節晚會上，他身穿短衣短褲，以一個長跑者的姿態，為一萬聽眾朗誦他的詩作《長跑者之歌》，得到滿堂的鼓掌聲和喝彩聲。據說周恩來總理的遺孀鄧穎超副委員長也受了感動，要何達抄一份詩作送給她。

我正是從那時候開始認識了香港的前輩詩人何達先生的，原來，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不久之後，我們就在家中迎接了遠道而來的何達先生。那一次，何達先生和我的父親久別重逢，彼此都十分激動，談了很久才戀戀不捨地告辭。父親告訴我，何達先生的詩作，一直與大時代有着相關相連的脈動。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何達是西南聯大的學生，（我父親當年也在西南聯大工作），思想上受到救亡運動的影響，學術上受到聞一多、朱自清等大師的感染，他執起詩這個武器參加戰鬥行列。他的詩，曾經貼在校園的牆報上，引起了老師朱自

清的注意和欣賞。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何達先生都一直保持着文學創作的激情，優秀的作品不斷地發表，他也常常親自朗誦自己寫的詩，感動和激勵着一批又一批的文學青年。

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已經年屆七十的何達先生，為什麼還那麼強健，可以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天氣下，只穿着短衣短褲？這實在是很驚人的，也特別令人佩服！到機場為何達先生送行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向他發問了。他笑着告訴我，這是他到南華會做體育運動鍛煉和洗桑拿浴的結果。

我結婚以後到了香港工作、生活，參加了香港作家聯會，見到了何達先生，感到非常親切。他送給我一本著作《興高采烈的人生》，我認真地拜讀了，書中收錄的全是閃耀着理想激情的作品，就如同書名一般，在在顯示出作者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自此之後，我更關注何達先生的創作，每一次參加香港作家聯會的活動，都希望能和他見面、請教。我也很喜歡朗誦他的詩，尤其是這一段：

詩是我的笑語
也是我的宣言
詩是我的地圖
也是我的時間
我眼中的樹是詩之樹
我腳下的路是詩之路
過橋的時候橋就是我的詩
過橋的時候詩也在橋下流過

曾經有一段時間，何達先生和我一起在香港作家聯會的理事會工作，令我有更多機會向他學習，感覺很好。可是，他後來不怎麼出席本地和作聯的文學活動了，我覺得似乎是有什麼問題發生，心裏很不安，恰好遇上一位舊朋友，才知道他是如何達先生租住同一個房屋單位的。我便請他帶我上門去看看。

當我們進入那個單位，卻看不見何達先生的身影，他是有事外出吧。朋友帶我去看何達先生的浴室，裏面有很多雜物，浴缸上堆放

着一張張的舊報紙，看來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清理了。朋友又告訴我，何達先生不定時地外出活動，也很少在家裏正正式式地吃一頓飯，只是每隔兩三天，就看到他從外面買回一盒西餅點心，到用餐的時候，馬馬虎虎地吃一些點心就算。看來他是一個不會照顧自己生活的人啊。總之，我在那裏看到的情況，都是令人擔心的。事後，我向作家聯會的秘書反映了何達先生的狀況，希望她再抽時間訪問何達先生，並且留意催促他定期吃飯。結果，秘書欣然答允並實行了。

事後的一次，作家聯會舉行港作家文學座談活動，何達先生罕有地出現了，我滿懷歡喜地走到他面前，他用茫然的眼光看着我，張開口就問：「你見到周蜜蜜小姐嗎？她有沒有來？」

我的心中一凜，盡量抑制着情緒，說：「我就是周蜜蜜啊。何先生，您還好嗎？感覺怎麼樣？」

他的神情卻很不確定，茫然的眼光更加茫然了。我頓時感到說不出的難過。

過了一些日子，何達先生住進了南朗山的療養院，我和香港作家聯會的朋友去探望他，看見被老年病痛折磨的詩人，一臉的憔悴，雙腳不良於行，令人更加感到心痛……

如今，何達先生已經遠去，可幸是他的詩作依然在我們中間流傳，他那朗誦詩歌的抑揚頓挫之聲，還在我們的耳際不時回響：

對於這個時代
我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證」
在
為生存而奮鬥的人們的面前
我
火一樣地
公開了自己



人與事
周蜜蜜